丁三、一切业之自性： [▲](http://www.fosss.org/book/qianxing/Index.html#e)

上至有顶下到无间地狱底层的一切有情各自感受不可思议、千差万别的痛苦和快乐，都是来源于各自往昔所积累的恶业与善业。如《百业经》云：“众生诸苦乐，佛说由业生，诸业亦种种，造种种众生，漂泊于轮回，业网极广大。”

有些人尽管现今大权在握、地位显赫，拥有许多受用，但是当死期到来的时候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随他而去，只有自己此生积累的善业恶业紧紧跟随，将自己引入轮回的善趣与恶趣之中。《教王经》云：“国王趋入死亡时，受用亲友不随身，士夫无论至何处，业如身影紧随后。”尽管现在所造的善业恶业，不会当下立即现前果报，但任何时候都毫厘不爽，一旦因缘聚合时必将自食其果，感受报应。如《百业经》云：“众生之诸业，百劫不毁灭，因缘聚合时，其果定成熟。”又如《功德藏》中说：“高空飞翔金翅鸟，虽暂不见身影现，然与其身无离合，因缘聚合定现前。”例如，当金翅鸟展翅翱翔在高高的虚空中时，它的身影没有现出，但是并非没有身影，最后无论降落在哪里，它那黑乎乎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那里。同样，所造的善业恶业的果报虽然不一定立竿见影、马上受报，但是最后不可能不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即便是断除一切业惑障碍的佛陀和阿罗汉尚且也要感受自己的业果，那更何况我们这些薄地凡夫呢？

从前，舍卫城的帕吉波国王率领军队向释迦族所居住的城市大举进攻，残暴杀戮了八万释迦族人，与此同时世尊也头痛起来。

众弟子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世尊讲述：“往昔释迦族人当渔夫时，捕杀了大量的鱼类来食用。一天，他们捕捞到两条大鱼，没有立即杀死，把它们系在柱子上。那两条大鱼因为离水来到干地而辗转翻跳，他们不禁暗想：我们无辜遭到这些人杀害，但愿将来我们也无辜杀死他们。以此业果两条大鱼转生为帕吉波国王和玛拉洛（害母）大臣，所杀的其它鱼类转生为他们二人的军兵，今天他们将释迦族的人们斩尽杀绝。我当时投生为一位渔夫的小孩，看到那两条大鱼感受无法忍受的干燥之苦而辗转翻跳的情形，禁不住地笑了起来，以此业力感得今天头痛。假设我现在没有获得这样圆满功德的佛果，今天也将被帕吉波国王的军队杀死。”

此外，世尊脚上刺入降香木 刺，是以前做菩萨时杀掉短矛黑人的业报。

另外关于阿罗汉受业报的实例：世尊的声闻弟子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也是由于业力所感被遍行外道杀害的。

目犍连和舍利子二位尊者时常前往地狱和饿鬼等恶道去饶益有情。一日，他们来到地狱界，看到外道的本师饮光能圆死后转生在这里，正在感受各种痛苦。

饮光对他们说：“您二位尊者返回人间时，请把我的这番话转达给我的弟子们，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本师饮光能圆转生在地狱中。遍行宗派 没有沙门善行，沙门善行唯有佛教内道才有，你们的宗派是颠倒的教派，因此你们应当舍弃自己的宗派，随学释迦佛的弟子。尤其是你们将本师的骨灰做成灵塔之后，每当供养时，炽热的铁雨就会降落到他的身上，所以万万不要供养他的遗塔。’”

二位尊者返回人间，舍利子先去向外道转告饮光能圆的话，但是因为没有业缘致使外道徒没有听见。

后来，目犍连问舍利子：“您有没有把饮光能圆的口信转告给他的弟子？”舍利子答言：“我说是说了，可他们却什么话也没说。”

目犍连说：“他们可能没有听到，还是我去说吧。”

于是他来到遍行外道徒的所在地，将饮光能圆的口信原原本本转告给他们。外道听后怒不可遏地说：“这个人不但对我们妄加责难，居然胆大包天地诽谤起我们的本师来了。来，给我打！”外道徒数数殴打目犍连，他的身体被摧残得简直像苇草一样摇摇欲坠。这要是在以前，不用说是被这些遍行外道徒打得皮开肉绽，哪怕是三界所有众生群起而攻之，就连他的一根汗毛尖也动摇不了。可是在当时，由于往昔的业力所压，就连变化想也想不起来，更不必说大显神变了，此时此刻的尊者与平平常常的凡夫人一模一样。

事后，舍利子用法衣将目犍连的法体包好背到祇陀园而悲伤地说：“对我的好友目犍连死去的消息听也不愿意听到，何况是亲眼见到？”于是他与众多阿罗汉一起先行趣入涅槃。紧接着目犍连也入灭了。

还有一则公案：从前，在克什米尔地方，有一位具有神通神变的比丘，名叫日瓦德，他座下的弟子为数不少。一日，正当他在林中煮染法衣袈裟时，附近的一位主人家出门寻找丢失的牛犊，看见林间炊烟缭绕，于是顺此方向来到近前，果真看到一位比丘正在生火，便问：“你在做什么？”

日瓦德答言：“我在煮染法衣。”主人打开染料的锅盖一看，发现里面煮的根本不是什么法衣，而是肉，比丘自己也惊讶地看见了锅里的肉。

主人推推搡搡把他带到国王面前，呈禀道：“这位比丘偷了我的牛犊，请国王惩治。”

国王不问事情始末便将比丘打入监牢。

几天之后，主人家的母牛自己找回了牛犊，于是主人又急急忙忙来到国王面前禀奏：“那位比丘并没有偷牛犊，请求国王您释放他。”

但是国王因为事务繁忙，在六个月期间没有释放他。后来比丘的许多获得神变的弟子们从空中飞行而来，到国王的面前禀告：“这位比丘是一位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他是清白的，请国王释放他。”

于是国王亲自去释放比丘，当看到他满脸憔悴、吃尽苦头的样子，国王万分懊悔地说：“此事延误已久，我真是造了滔天大罪。”

比丘说：“您没有错，是我自作自受。”

国王问：“您以前到底造了什么业？”

于是比丘开始讲述起来：“我往昔曾经转生为一名盗贼，因为当时偷了一头牛犊而被主人紧追不放，到了林间我惊慌之余就将牛犊扔在一位正在入定的独觉面前，便溜之大吉了，却给独觉带来逮捕入狱六天的厄运。就是因为这一恶业的异熟果，使我在多生累世中感受恶趣的痛苦，今生也受到这样的苦难，不过这是最后一次的异熟果报。”

再来讲讲菩萨受报的实例：印度乐行国王有一位太子，有一天，母后送给他一件精美别致五彩锦缎的无缝衣 。太子说：“我现在还不穿，等到继承王位时再穿不迟。”

母后说：“你恐怕没有得到王位的机会了。本来，国王驾崩之后理所当然要由太子来继承王位，可是因为你的父王和龙树阿阇黎的生命是一味一体，所以只要龙树没有圆寂，你的父王就不会离开人世，而龙树菩萨已经获得了寿命自在，没有圆寂的时候，你的许多兄长都没能继承王位就已经死去了。”

太子问：“那么，有什么妙计吗？”

于是，母后为他出谋划策道：“龙树阿阇黎是一位菩萨，如果你向他索要头颅，他必会施舍，除此之外实在无计可施。”

于是太子来到龙树菩萨面前索要他的头颅。

龙树菩萨十分爽快地说：“你自己砍断拿去吧。”于是太子奋力挥起宝剑，可是无论怎样都好像在虚空中舞动一样，根本无法砍断菩萨的头颅。

这时，龙树菩萨告诉他说：“我五百世前已完全清净了兵器砍割的异熟果报，所以用兵器无法砍断我的头，但是我曾经在割吉祥草时杀害小虫的异熟果报还没有彻底清净，你用吉祥草可以割断我的头。”

太子采了一根吉祥草来割龙树菩萨的颈部时，头颅当下落地。伴随着“我今往生极乐刹，将来亦入此身体 ”的声音，龙树菩萨趋入寂灭。

这以上的公案告诉我们，像他们那样的圣人，尚且也需要感受这种业力的异熟果报，更何况说我们这些从无始以来漂泊在轮回中造了不计其数恶业的人呢？而且我们现在仍然还执迷不悟地累积罪恶，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即使是脱离恶趣恐怕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谨小慎微，即使是微乎其微的罪业也要尽心尽力予以杜绝，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善事也要悉心毕力加以成办。如果没有这样从小处着手，那么以每一刹那的恶业也需要在恶趣中住留数劫。为此，就算是很微小的罪业，我们也绝不能认为就这么一点点无关痛痒而抱着无所谓的轻视态度。寂天菩萨亲口说过：“刹那造重罪，历劫住无间，何况无始罪，积重失善趣。”《贤愚经》中也说：“莫想诸罪微，无害而轻视，火星虽微小，能焚如山草。”

同样，微不足道的善业也能产生大为可观的果报，所以不要认为仅仅这么一点点有什么用途而不屑一顾。我乳轮王往昔变成一个穷人时，有一天他手拿一把豌豆准备向一位新娘投抛，途中正巧遇见德护如来前往城中。他生起了极大的信心，于是将一把豌豆撒向佛陀，其中四粒落入佛的钵中，两粒触到佛的胸口。以此异熟果他转生为南赡部洲的转轮王；以四粒豆落入佛钵中的果报，而统治四大部洲的国政八万年；两粒豆接触到佛的胸口，其中一粒的果报成为四大天王的主尊八万年，另一粒的果报在三十三天第三十七代帝释王朝中与帝释天平起平坐，执掌国政。

此外经中也说观想佛陀甚至向空中抛撒一朵花作供养的善果，获得帝释和转轮王的果报也是难以到达它的边际。如《贤愚经》云：“莫想诸善微，无益而轻视，水滴若积聚，渐次满大器。”《功德藏》亦云：“无忧树种如芥子，每年果实成熟时，一枝亦增一由旬，善恶果增不可喻。”本来，无忧树的种子比芥子还小，可是树木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年它的树枝都增长到一由旬左右，即便如此，这也无法形容善恶果报的增长程度。

相反，即便是违犯了细微的学处，也会导致无穷的后患。

从前，翳罗叶龙王以转轮王的身相来到世尊面前。世尊义正词严地说：“你不仅破坏了迦叶佛的教法，难道还要来毁坏我的教法吗？你现出自己的原形来听法。”

翳罗叶龙王说：“我面临着众多威胁，因此实在不敢以原身前来。”

于是世尊让金刚手菩萨保护它。这时，一条遍布数由旬的巨蛇出现在人前，只见它被头上长的一棵翳罗大树重重压着，树根的部位昆虫弥漫，它感受着巨大的痛苦。

弟子们请问世尊这其中的原因。

世尊讲述说：他曾经是迦叶佛教法中的一位比丘。有一次在途中，一棵翳罗大树刮了他的法衣，他勃然大怒，无视学处而砍了那棵树，这就是那一罪业的恶果。

一切善业恶业之中，是黑是白，是轻是重，关键还是要看人的起心动念。举个例子来说：一棵大树，如果它的根是药性，那么它的树干和树叶肯定是药；如果它的根是毒，那么树叶和树干也必然是毒性，毒性十足的树根绝不可能生长出灵丹妙药的枝叶。同样，如果带着贪嗔的动机，居心不良，意乐不净，即使表面上所作所为是善业，但实际上只会变成不善业。假设内心清清净净，纯正无暇，那么纵然从外观看起来好像是在造恶业，但事实上已经成了善举。《功德藏》中说：“树根为药芽亦药，根为毒芽何用说，唯随善恶意差别，不随善恶像大小。”

因此，对于没有丝毫自私自利、内心无比清净的菩萨来说，身语七种不善业才有直接开许的时候。就像大悲商主杀短矛黑人以及星宿婆罗门子对婆罗门女行不净行之类的情况。

下面简明扼要地讲述这两则公案：

从前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大悲商主的时候，和五百位商人一起去大海（取宝），途中，一个名叫短矛黑人心狠手辣的强盗企图杀害五百商人。大悲商主知道后心里想：这五百名商人全部是不退转菩萨，如果这个人残杀了他们，后果必将身陷地狱住无量劫，实在可怜；如果我杀了这个人，就可避免他堕入地狱，就算是自己下堕地狱我也甘心情愿。这样三思之后，大悲商主以非凡的勇气毅然决然地杀了那个强盗，（以此善念大悲商主非但没有堕入恶趣，反而）圆满了七万劫的资粮。这一公案，表面上来看是造了恶业，为什么呢？因为作为菩萨的他亲手杀了一个人，但实际上完全是善业，因为大悲商主根本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念，而且从眼前来看保护了五百商人的生身性命，从长远而言，把短矛黑人从地狱的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是伟大的善行。

再有，星宿婆罗门长年累月在林间持梵净行。一次他到城中去化缘时，一位婆罗门女对他一见终情，生起贪爱，欲绝身亡。星宿婆罗门不由得对她生起悲悯之心，于是和她结成夫妻，以此圆满了四万劫的资粮。

诸如此类的杀生及破梵净行才有开许。而对于为一己私欲，在贪嗔痴的驱使下而行，在何时何地对何人也没有开许。

不与取也不例外，对于根本没有私心杂念、有胆有识、大义凛然的菩萨来说，为了爱财如命的富翁，而从他们手中盗窃财物上供三宝、下施乞丐等是开许的。

妄语也是同样，如果是为了保护濒临绝境的众生性命或者保护三宝财产等说妄语是开许的，但以私欲欺骗他人是绝对不开许的。

离间语也是一样，例如，一个行善之人和一个喜欢作恶的人相互为友，而且为非作歹的那个人势力强大，因为担心行善之人被他带入罪恶的邪道，而说离间语使他们分道扬镳是开许的。相反，使志同道合的两人关系四分五裂，说离间语绝不开许。

恶语也是如此，对于以温和方式实在无法调伏的人士，只有以强制性的手段才能使他们步入正法，再有上师等宣讲教言揭露弟子的罪恶等，这些情况下口出粗语恶语是开许的。正如阿底峡尊者所说：“殊胜上师为揭露罪恶，殊胜窍诀为击中要害。”而轻视侮辱对方的粗恶语是不开许的。

说绮语也是一样，对于爱说爱讲的有些人，以默然禁语的方式不能使他们趋入正法，只有通过权巧方便才能令他们进入佛门，这种情况下说绮语是开许的，而说些让自他心思散乱的无稽之谈并不开许。

由于贪、嗔、邪见三种意罪业，不可能有转变成善妙动机的情况，只要一生起恶分别念，就必然是不善业，因此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也没有开许。

所有善不善业的作者唯一是自己的这颗心，尽管身体的一举一动、口中的一言一语并没有表露出来，但是心的分别念也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善果与严重的恶果。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经常观察自己的心态，如果处在善心之中，理应生起欢喜，尽量使善业与日俱增；倘若处于恶意之下，那就必须立即忏悔，而且暗暗自我谴责：我这个人真是恶劣，虽然听闻了那么多正法，竟然还生起这样的恶分别念，实在惭愧。并下决心：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使这样的分别念在自相续中永不再现。

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善事，首先务必要详详细细观察自己的动机，如果确实是善的动机，就去做那件善事；如果处在与别人竞争的心理或者装模作样、贪图名誉等心态中，那就必须要认真加以纠正，做到以菩提心来摄持；如果不论怎样也无法扭转自己的动机，还是延缓做那件善事为好。

从前，有许多施主预先约定前来拜访奔贡甲格西，当天上午，格西在三宝所依前摆设供品，装饰得极其美观。当时，他观察自己的动机，结果发现竟然是为了在施主们面前显得庄严的不清净心态，于是顺手向三宝所依和供品上撒了一把灰，并自言自语：“你这个比丘不要那么虚伪。”帕单巴尊者得知此事后说：“西藏的所有供品中，要数奔贡甲的那一把灰尘最好。”

因此，我们随时随地要仔仔细细观察自相续，一旦心术不正，有造罪的苗头出现，就要马上意识到，并且忏前戒后，绝不能让自相续与恶业同流合污。当然，在凡夫地的阶段，相续中不生起恶分别念的意乐加行也是不现实的事情。从前，奔贡甲格西来到一位施主家中，当时各位施主出门在外。格西心里琢磨：我没有茶叶，不如趁机偷一些茶叶，留着以后住山修行时用。当他把手伸进茶叶袋里时，立即提起正念。于是，他大声呼喊施主们：“我这个人正在干偷茶的勾当，把这只手从手腕处砍断。”

阿底峡尊者也这样说过：自从我本人进入别解脱门之后，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对于菩萨学处（菩萨戒），偶尔出现过一两次过失；而步入密宗金刚乘以后，虽然零零碎碎的过失屡有出现，但（都是当下忏悔，）从来没有让堕罪过夜的情况。尊者在行途中也是一样，每当闪现恶分别念时，马上取出一个木制的曼茶罗，立即忏前戒后。

在攀耶嘉的地方，有施主在众多格西聚集的行列中供养酸奶，当时奔贡甲格西坐在行列中间。他看到施主给位居前列的人供奉了大量的酸奶，不由得心想：这么好的酸奶轮到这里，似乎已经没有我的份了。当萌生这样的念头时，他紧接着便提起正念，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不对头，于是暗暗自责：“你这位比丘对饮用酸奶居然有这么大的信心。”随即把碗扣下。当供养者来到跟前请他享用酸奶，因为生起了恶念，格西对他说：“我已经饮用过了，实在不想再享用。”本来，他只是想和所有比丘平等地得到一份，并不含有什么不善的成分，但仅仅因为想到自己有希望获得好酸奶的私欲，就全然放弃了享用。

我们如果随时随地观察自相续而断恶从善，调柔自心，久而久之自相续就会完全变为善业。从前，扎堪婆罗门经常观察自心，每当生起一次不善的分别念时，他就放置一个黑色石子，每当生起一次善的分别念时就放置一个白色的石子。最初时全部是黑色石子，通过精勤进行对治，去恶从善，到中间时呈现黑白各半，最后已全部成了白色的。所以我们一切时处应当以正知正念摄持，生起善的对治，力求做到连细微的罪业也不沾染。

即便是今生今世没有积累罪业，但从轮回无始时以来，所积累的罪业也是无边无际，而且也必然有不堪设想的业果要感受。作为现在唯一行善、修习空性的那些人来说，依靠采取现行对治力，可以将后世转生恶趣的业力、随眠习气在今世成熟而感受痛苦。如《能断金刚经》中说：“行持波罗蜜多之菩萨，受到损恼或受极大损恼，此乃未来所受之苦业，于此世成熟。”

与之相反，今生当中无恶不作之人，也有因为前世所造的微小善业在眼前成熟而感受善果的。例如，从前尼洪国家，最初七日降下珍宝雨，接着降下衣服雨和粮食雨，最后降下土雨，所有的人被埋在土下丧命，死后堕入地狱中。

可见，行善者感受痛苦、造罪者获得快乐也都是往昔业力成熟的果报。同样，现在无论行善或作恶，它的果报在来世或者来世的来世等等也必然会成熟。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对因果的道理生起定解进而加以取舍非常重要，万万不可以高深见解的法语来轻视因果。如邬金莲师对国王赤松德赞说：“君王，我的密乘见解极其重要，行为不能偏堕于见解方面，否则善空恶空黑法漫布，将成为魔见。同样，见解也不能偏堕于行为方面，否则将被实有和有相所束缚而无有解脱的机会。”又说：“是故见比虚空高，取舍因果较粉细。”也就是说，在证悟实相之见解的同时，必须要细致入微地取舍因果。

有人问帕单巴仁波切：“如果证悟了空性而造罪，到底是有害还是无害呢？”

帕单巴仁波切回答说：“如果真正彻悟了空性，就绝不会造罪，因为证悟空性和生起悲心是同时的。”

如果你真的渴望修持正法，那就必须将取舍因果放在主导地位，见解和行为不相脱离而实地修行。

那么，因果不虚之引导在相续中生起的界限是怎样的呢？

应当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

弟子们问米拉日巴尊者：“尊者您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凡夫众生的意境，上师仁波切您最初是金刚持还是一位佛菩萨的化身呢？”

米拉日巴尊者回答：“你们认为我是金刚持或者某位佛菩萨的化身，这说明你们对我的一片虔诚信心，但对于正法来说，恐怕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邪见了。为什么这么说？我最初依靠咒力降冰雹，造了滔天大罪，当时想肯定只有堕地狱而别无出路了，于是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兢兢业业地修持正法，依靠密宗甚深的方便要诀，在相续中生起了殊胜的功德。因为你们对因果生不起诚信而导致对正法不能如此精进，如果你们能发自内心对因果深深诚信，像我那样刻苦精进，凡是有毅力的凡夫人都能做到，这样一来，你们相续中也会生起同样的功德，到那时，你们也可以称为是金刚持或佛菩萨的化身了。”

米拉日巴尊者最初造罪业而认为必堕地狱的坚定信念也是由诚信因果而来的。依靠对因果的诚信才精进修持正法。当然，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苦行和精进的事迹在印度和西藏两地是极为罕见的。

因此，对于因果的这些要点，我们必须从心坎深处生起坚定不移的诚信，并且暗下决心：随时随地，包括细微的善业也要以三殊胜摄持而尽力奉行，就算是再小的恶业，遇到生命危难也不去做。

我们早晨起床时，不要像牛羊从圈里爬起来一样，一跃而起，应当在床上静坐，自心悠然放松，向内反观审察自相续：昨晚做了善梦还是恶梦，如果梦中作恶，也应该心生后悔而诚心忏悔；假设梦到行善，就高高兴兴地将善根回向给众生。心里默默发心：在今天，我要为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而尽心尽力奉行善法、竭尽全力断除罪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刻，也不要在无所忆念中平卧沉睡下去，而应当在床上平缓安坐，如前一样观察思维：呀！我白天都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修持了什么善法？如果成办了善事，应当感到欣慰，心生欢喜，并且为了一切众生获得佛的果位而回向。假设造了恶业，就要在心里自我呵责：我这个人实在恶劣，今天已毁了自己。生起追悔之情，诚心诚意忏悔，并发誓：从今以后我绝不再造那样的恶业。随时随地，我们都不要离开正知正念，对于内外器情的一切显现也不要有根深蒂固的实执，应该在虚无缥缈无实如幻的游舞中修炼自心，使自相续恒常安住在善法和正道之中，令内心调柔。

这以上归纳总结了修四种厌世心 的中心要义，如果能够做到那样，那么做任何善事自然而然就不会离开三殊胜。如颂云：“善人如药树，依彼胜一切，恶者如毒树，依彼毁一切。”这种贤善的正士以自心的堪忍力使与他结缘的人们内心转向正法方面，令自他的广大善业蒸蒸日上，生生世世不会堕入恶趣和邪道当中，而获得善趣人天的殊妙身体。尤其是这样具有法相的高僧大德无论安住在任何地方，当地人们都会奉行善法，万事吉祥，众天人也恒常护持。

虽知因果差别然信弱，虽闻众多正法然未修，

我与如我恶行众有情，自心与法相应祈加持。

因果不虚之引导终